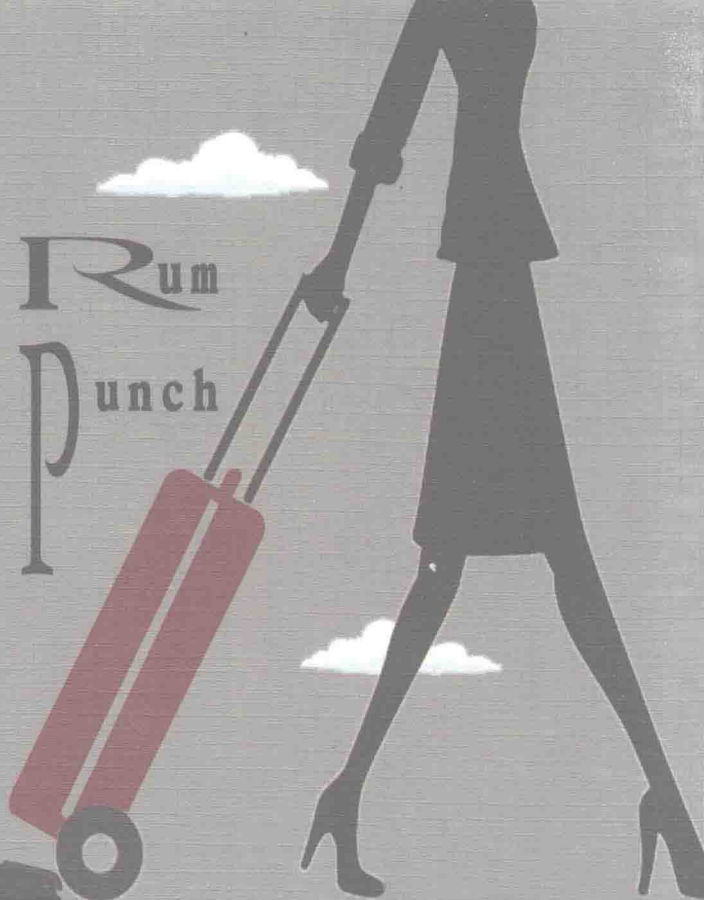


Rum
Punch



危险 关系

[美] 埃尔默·伦纳德 著
Elmore Leonard
姚向辉 译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R

危险 关系

作者：[法] 亨利·詹姆斯

译者：沈从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北京·广州·上海·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危险关系 / (美) 伦纳德 (Leonard, E.) 著; 姚向辉译. —北京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 2016.3

书名原文: Rum Punch

ISBN 978-7-5192-0959-9

I. ①危… II. ①伦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2714 号

RUM PUNCH

Copyright © 1990, Elmore Leonard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6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.

著 者: [美] 埃尔默·伦纳德

译 者: 姚向辉

策划编辑: 霍雨佳

责任编辑: 霍雨佳 陈俞蓓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

邮 编: 100010

电 话: 010-64038355 (发行) 64015580 (客服) 64033507 (总编室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cbj.com.cn>

销 售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: 10.5

字 数: 190千

版 次: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版权登记: 01-2014-2761

定价: 3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)

第1章

星期天上午，奥戴尔带路易斯去棕榈滩闹市区看“白人力量”示威游行。

“光头小纳粹，”奥戴尔说，“看，都有纳粹小姐上沃思大道了。能相信吗？后面莫不是三K党？如今咱这儿可不多见了。有几个穿绿袍，肯定是尖帽子的新春款。再往后似乎是‘机车手支持种族主义’，江湖人称‘南方骑士’。咱们继续往前走，挤过这片人群。”奥戴尔边说边拖着路易斯向前。

“有个人我要你见一见，看他能让你想起谁。他说他们打算游行到南郡，在市政厅旁边喷泉的台阶上闹一场。见过这么多警察吗？呃，我猜你见过，但恐怕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制服。他们也是玩真的，戴着头盔，拎着警棍。咱们最好留在人行道上，否则难说不会吃他们当头一棒。他们在为纳粹维持街道秩序。”

人们纷纷扭头看奥戴尔。

“哥们，这么多摄影师、电视摄像机。这他妈是大新闻，引得所有人跑来看。要不然，星期天你基本只看得见阔太太带着小狗出来撒尿——是小狗撒尿，不是阔太太。”他们前面的一个姑娘扭头微笑，奥戴尔说：“你好，宝贝儿？玩得开心？”他的视线越过姑娘，然后瞥一眼路易斯，说：“我好像看见他了。”他们挤过人群，接近马路。“对，就是他。黑衬衫，扎领带？一个成年光头纳粹。我叫他‘大块头’。他很喜欢。”

“那是理查德啊，”路易斯说，“天。”

“一模一样，对吧？还记得理查德在家囤了好多纳粹狗屁吧？那么多枪？所有的东西，大块头都只多不少。”

路易斯说：“他很认真，你看看他。”

“渴望力量，他是枪迷，”奥戴尔说，“知道上哪儿找他这种人吗？枪械展。”

奥戴尔没说下去。路易斯应该问奥戴尔他去枪械展干什么，但懒得开口。他忙着看纳粹小姐，一个个都是皮包骨头的红脖粗胚，头发剪得和男孩一样短。

奥戴尔说：“老子的家伙能把她们拉回正路，让她们眼睛放光。”

这话引得众人再次扭头看他，有几个咧嘴坏笑。路易斯走出人群，奥戴尔不得不加快脚步追上。路易斯的两肩比以

前壮实，因为他在监狱里健身。

“这边走。”奥戴尔说，他们赶在游行队伍之前走向南郡。奥戴尔·罗比和路易斯·加拉这对老哥们，一个浅肤色的黑人，一个深肤色的白人，都是底特律人。他们在底特律的一家酒吧相遇，聊着聊着发现都进过南俄亥俄监狱，而且都不是善茬。没多久，路易斯去了得州，不小心又进去一次。回到家，奥戴尔带着个计划来找他：有个家伙用非法手段挣钱，把挣到的钱藏在巴哈马，价值百万的点子是绑架这家伙的老婆。路易斯说好啊。结果事情搞得一塌糊涂，路易斯说绝不再听他的了。那是十三年前……

这会儿奥戴尔又在盘算什么。路易斯能感觉到。所以他们才在这儿欣赏光头党和三角帽沿街游行。

奥戴尔说：“记得那时候你从亨茨维尔出来，我介绍你认识理查德吗？”

开始撒网了。路易斯非常确定。

“今天就让我想起那次，”奥戴尔说，“我觉得是命运作怪。这次你从佛州监狱出来，我带你看大块头，就好像理查德起死回生了。”

“要是我的记忆没出错，”路易斯说，“我只希望我从没见过理查德。你和纳粹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看着很好玩呗。”奥戴尔说，“你看他们的旗帜，一

道闪电弯弯曲曲向上又向上。谁知道究竟是冲锋队还是神奇上尉。”

路易斯说：“你是不是又有什么百万美元的点子要拉我入伙？”

奥戴尔从游行队伍上转过视线，表情冷酷而严肃。“你已经上了我的船。不只是点子，哥们，是真金白银。”

“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个纳粹？”

“你说大块头？他其实叫杰拉德。有次我叫他杰瑞，他险些把我拎起来，说，‘小子，我不叫那个。’我说我赞成种族隔离，所以他觉得我挺好。就是在枪械展上认识他的那次。”

奥戴尔又跟路易斯玩老花招。路易斯说：“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我说过了。看看大块头能让你想起谁。听我说，另外还有一个人，你绝对不会相信是谁。一个女人。猜猜是谁？”

路易斯摇摇头。“猜不到。”

奥戴尔咧嘴笑道：“梅兰妮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又是一个十三年前打过交道的。

“真的，我和她一直有联系。有一天梅兰妮打电话给我……我在棕榈滩海岸有个地方，她就住在那儿。想见她吗？”

“她和你住在一起？”

“这么说吧，我时不时过去。你要是愿意，下午咱们可以去看看她。梅兰妮还是个漂亮的大姑娘，只是更大了而已。哥们，我跟你说，命运很能折腾，把咱们又聚到一起了。知道我想干什么吗？我想介绍大块头认识梅兰妮。”

就要说什么了。路易斯能感觉到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就想看看会发生什么呗。肯定很有意思。你了解梅兰妮，她没怎么改变。能想象她见到一个纳粹混球会怎么样吗？”

奥戴尔表现得像是孩子心怀秘密，想说得要死，但希望别人先问他。

他对路易斯说：“你他妈还不明白自己是啥处境，对吧？一次一次出狱从头开始。我看你剃了胡子，卷毛有了几根灰的。体型保持得不错，这个很好。”

“你呢？”路易斯说，“头发怎么拉直了？以前的爆炸头呢？”

“哥们，你得紧跟潮流。”

奥戴尔抬起手，小心翼翼地抚摸头发，感觉着硬邦邦的发根，摸到脑后的猪尾辫，卷在指间把玩。“不，我不认为你知道你要什么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路易斯说。

“来，给我一个罪犯的眼神。很好，你在里面也学了点东西嘛，”奥戴尔说，“否则的话，路易斯，你身上这件衬衫不像练举重的，更像个举油泵的。口袋上再绣上‘路’。擦干净挡风玻璃，检查一下油路……”

说完他咧嘴微笑，表示他是在开玩笑。奥戴尔身穿亚麻上衣、金橙两色的圆领套头衫和白色便裤，脖子、手腕和两根手指上金光闪闪。“走，咱们去看戏。”

路易斯说：“你就够一场戏了。”

奥戴尔微笑，拳手似的摆动双肩。他们走到被黄色警戒线拦住的人群背后，警戒线另一侧是喷泉前的台阶。一个年轻纳粹在台阶上演讲，他的同伴身穿优等种族制服面对人群站着。奥戴尔挤进人群想去前排，路易斯抓住他的胳膊。

“我可不想去前面。”

奥戴尔扭头看着他。“又不是监狱放风场，哥们。他们手上可没有简易小刀。”

“我不跟你过去。”

“好吧，随你便，”奥戴尔说，“不去也行。”

他们找到一个能看清楚年轻纳粹的地方。年轻纳粹叫道：“我们要什么？”他的伙伴、纳粹小姐和台上的其他神经病齐声大喊：“白人权力！”一群人就这么嚷嚷了一阵，

年轻纳粹讲演完毕，最后喊道：“有朝一日，全世界会知道阿道夫·希特勒无比正确！”底下的人群开始叫骂，叫他傻逼和弱智。他对人群喊道：“我们要为我们的同族夺回这片土地！”他年轻的纳粹嗓子都喊哑了。人群反过来喊道，你的同族都是谁啊，你这种二货吗？人群里的一个黑皮肤女人大声说：“有种来里埃维拉海滩再说一遍啊，你死定了。”年轻的光头党扯开嗓门，用他最大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嘶喊“Sieg heil”。台上的神经病跟着他喊，纷纷举手行纳粹礼。人群里的年轻人喊他们是狗娘养的种族主义者，叫他们回家去，快滚吧，离这儿远点，一场闹剧似乎即将结束。奥戴尔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他们走向海洋大街，奥戴尔的车就停在那儿，一辆黑色敞篷奔驰，顶篷放了下来。咪表的时间已经用完，一张停车票夹在驾驶座的雨刷底下。奥戴尔抽出停车票扔在马路上。路易斯看着，没有发表评论。他几乎一言不发，直到车开上回西棕榈滩的大桥才开口。

“为什么要让我看那家伙？他叫你黑鬼，要我打断他的两条腿？”

“报复心，”奥戴尔说，“你肯定是和意大利佬混得太久了。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报复。动不动就发誓。”

“想知道我混哪儿？”路易斯说，“走奥利弗大道，

向北右转上班扬大街——以前叫第一大街，然后左转。”他们开上奥利弗大道，路易斯再次开口，“右手边就是法院大楼。”

“我知道法院在哪儿。”奥戴尔说。他拐上班扬大街，驶向迪克西公路。

上了公路，走了半个街区，路易斯叫他停车。

“就前面，白色的建筑物，”路易斯说，“我就混那儿。”

奥戴尔扭头看着马路对面的平房，那是个商铺，橱窗上写着几个大字：麦克斯·切瑞保释服务。

“你老板是做保释的？你不是说你混什么意大利人控股的牛逼保险公司吗？”

“大沼泽互保公司，在迈阿密，”路易斯说，“麦克斯·切瑞负责办理保释手续。我坐办公室——要是有谁误了开庭日期，我就去找他。”

“是吗？”听上去稍微好点了，奥戴尔琢磨着。路易斯，赏金猎人，追捕逃跑的坏蛋。

“他们之所以找我，主要是希望我能带点大生意进来，比方说大毒枭的保释金，十五万美元以上的那种。”

奥戴尔说：“哈，看来你在监狱里多了几条好人脉。公司就是为了这个雇你的？”

“有人脉的是我狱友，杀了老婆被关进去。他说我出去后可以去找他的这帮朋友。我去找他们，他们问我认不认识哥伦比亚人。我说认识几个，是通过一个姓J.J.的犯人认识的。我跟你说过他，就是最近又被抓的那个。我就住在他家里。”路易斯从工作衬衫的口袋里摸出一根香烟。“于是我就去南海滩找哥伦比亚人，发了麦克斯·切瑞的名片。‘你们要是进了监狱，我就是你们的保释人。’”

路易斯掏出一张名片，大字写着“绅士优选保释代办”，底下是姓名、电话号码等各种信息。他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火柴。

奥戴尔等待片刻。“然后？”

“就这样啊。大部分时间我坐办公室。”

“你跟哥伦比亚人合得来吗？”

“有什么合不来的？他们知道我从哪儿来。”路易斯用大拇指指甲擦燃火柴。“再说他们的恰恰音乐放得太大声，基本上没法说话。”

奥戴尔掏出自己的香烟，路易斯拢起双手帮他点烟。

“路易斯，你听着不怎么开心啊。”

“不管你在搞什么名堂，我都不参加，明白了？一次就足够了。”路易斯说道。

奥戴尔叼着烟向后一靠。

“说得好像你多靠得住似的？绑架那次难道是我搞砸的？”

“拉理查德入伙的是你。”

“和拉他入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明知道他会打那女人的主意。”

“对，结果你帮她脱身了。可是，路易斯，事情并不是因为这个搞砸的。你很清楚。咱们跟他说，要么给钱，要么你永远也别想再见到你老婆了——绑架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对吧？然后发现他本来就不想再见到她，哪怕五分钟都没兴趣。他和梅兰妮在巴哈马的爱巢逍遥呢。一个人，你没法和他谈条件，也没法威胁他，那就不可能谈成任何交易了。”

“就算有的谈也没的玩，”路易斯说，“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

“看来你现在是专家了。来，告诉我，谁蹲过三次大牢，谁只蹲过一次？听我说，如今我有马仔了。有弟兄们帮我干重活儿。我有个人在弗里波特——还记得沃克先生吗？我有个牙买加人，心算快得出奇。加减乘除只需要——”奥戴尔打个响指，“这点时间。”

“你有会计了，”路易斯说，“真为你高兴。”

“我有没有请你来为我做事？”

“目前还没有。”

“知道M60机关枪是什么吗？”

“大枪，军用武器。”

“我卖掉三把，两万一把，买了这辆车，”奥戴尔说，

“我还需要你做什么？”

第2章

星期一早晨，蕾妮打电话到麦克斯的办公室，说她立刻需要八百二十块，要他开张支票送来。蕾妮在PGA大道花园购物中心她的画廊里。麦克斯开车跑一趟至少要半小时。

“蕾妮啊，就算我愿意也来不了。我在等一个人的消息。我刚和法官谈过他的情况。”麦克斯听到蕾妮开始抱怨找他找得多么辛苦。“因为我在法院啊。我的传呼机上收到了你的留言……我刚回来，我都没时间……蕾妮，老天在上，我在上班啊。”麦克斯停下，听筒压在耳朵上，没法说话。他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穿黄色运动上衣的黑人站在办公室里。黑人，油光锃亮的头发，拎着迈阿密海豚队的运动包。

“蕾妮，听我说几句行吗？有个小兔崽子，要是我不立刻找到他，送他去法庭报到，他就要蹲十年监狱了，你却要我……蕾妮？”

麦克斯放下电话。

“挂你电话？肯定是你夫人。”黑人说道。

这家伙对他微笑。

麦克斯险些说，对，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？他很想这么说。但和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说这些实在毫无意义……

“接待室没有人，所以我就进来了。我有生意想谈。”黑人说。

电话响了。麦克斯拿起听筒，用另一只手指了指椅子，说：“保释服务。”

“你在哪儿他妈的不重要，雷吉，但你误了你的聆讯会。现在我只能……雷吉，听我说好不好？”此刻麦克斯·切瑞的声音比他和妻子说话时更加平静。和妻子说话时他听起来很痛苦。有一张空办公桌面对麦克斯·切瑞的办公桌，奥戴尔把运动包放在空桌上，掏出香烟。

这儿更像男人的书房，而不是保释服务的办公室：麦克斯·切瑞背后是一整面墙的书架，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，还有几只木雕小鸟和几个啤酒杯。对这门和人渣打交道的生意来说，办公室显得过于整洁和舒适了。这男人也很整洁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蓝色衬衫敞着领口，没打领带，肩膀很结实。他有点像路易斯，都是深肤色的硬汉，头发也是黑色，但麦克斯·切瑞已经开始谢顶。五十多岁。有可能是意大利佬，但奥戴尔还没见过哪个做保释生意的不是犹太人。麦克斯对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法官准备定他为惯犯。“你想要这个

结果？十年监禁，而不是六个月和假释？我说，‘大人，雷吉从来是个好客户。我知道我现在就能找到他……’”

奥戴尔正在点烟，看见麦克斯停下，他也停下了。

“‘……好好地站在自家墙角。’”

听听。这家伙在说单口相声。

“我可以让你作废，雷吉……逃犯通缉令，朋友，他们要开始抓你了。言下之意是我必须送你回去。”

奥戴尔吐出一口烟，环顾四周寻找烟灰缸。他看见一扇门上贴着“请勿吸烟”的标志，那扇门里似乎是会议室，有一张长桌，好像还有冰箱和咖啡机。

“待在你老妈家里，等我来接你。你必须回……过一夜，顶多了。明天就能出来，我保证。”奥戴尔看着麦克斯挂断电话。麦克斯说：“最好我赶到的时候他还在家，否则我就有个五千块的难题了。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没看见烟灰缸，”奥戴尔举起香烟，“还有一件是我要用一万块保释一个人。”

“你用什么担保？”

“只能给你现金。”

“你带来了？”

“就在包里。”

“用桌上的咖啡杯好了。”